

檀林畅销作品集

檀林
树声 著

酷情



中国
文联

2000

情 酷

檀 林 树 声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酷情 / 檀林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8. 3

ISBN 7-5059-2989-5

I. 酷… II. 檀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6487 号

书 名	酷 情
作 者	檀 林 树 声 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耀华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兴华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60 千字
印 张	10.5 印张
版 次	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 2989-5/I · 2255
定 价	15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檀林，1950年2月
出生，河北任丘市人。
曾任《中国文化报》
副刊部负责人，中国
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副
总干事。中国纪实文
学研究会副秘书长，
中国少林弟子国际武
术院教育顾问，中国
任丘市孙思邈防治疑
难病研究所所长、研
究员。中国作家协会、
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
会员。出版长篇小说
《一个女囚的自述》、
《燕子李三》、《京
城侠女》、《慈禧春
梦》、《慈禧秘情》、
《鬼妻》、《白面狐
狸》、《酷情》、
《神佛吟》等14部，
电影电视剧本5部。发
表医学论文数十万字，
医论名篇有《杨晓霞
怪症试析》等。



树声，原名王树声，出生于1953年2月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，现任首钢木材厂厂长，厂外贸公司经理。1984年始发表诗歌、小说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。这部长篇小说是其与著名作家檀林合作的处女作。

我所熟悉的檀林（孙继光）

王鸿谟

我认识檀林许久了。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初夏，我刚从干校回到北京，一天中午，传达室的同志打电话到办公室，说有一个作者来送稿件。我下楼走进传达室，于是初识檀林。他那儿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，一张红扑扑的娃娃脸儿，一头黑发，五官端正英俊，有朝气。他身上没有那个年代小青年常有的目空一切的神情，懂礼貌，说话少年老成。

我留下了他带来的写得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个“练习本”。那会儿，正是“文革”期间，出版社刚刚在浩劫中有些起色，要做的工作很多。我是一年之后出差到抚顺，躲在招待所里，才有余暇读那些带有柴油、煤油怪味儿的“练习本”的。我发现，尽管作者还不谙文学创作门道，可已显露出才气。有些作家写不生动的场面，如开会、劳动、求医问药等，他都写得有些特色，甚至引人入胜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黑土地繁重的劳动余暇，点着自制灯具，挤出时间写出那一百多万字的。经我们小说北组研究，决定扶植这个文学苗子，慎重考虑后，与他所在的师团进行了联系。

从那时为一个起点，到他长篇小说《一个女囚的自述》的出版，虽历经近十年，但获得了好评，迄今为止还不断接到读者询问的信件。弹指间已二十八年过去了，他成了我家经常光顾的常客。我还接待过他的外祖父，八十岁有余的孙纪乾老先生。那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富有传统老中医风范，言谈坦诚而有学识。从中，我感悟到了檀林严谨而有章规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影响，也看到了那祖孙非常亲密的关系，看不到代沟问题，品得出祖孙心领神会的至亲深情。檀林不仅是个孝子，还是个负责任的家庭长兄。他从外祖父那

里继承着系统的中医世家的传统哺养，又经受着其祖母带民族风味的厚爱。那个仅仅粗识文字的老人家，据说是个讲民间故事的能手。她从地上讲到天空，从陆地讲到海洋，从人和动物讲到神仙鬼怪，正义忠诚勇敢智慧战胜无道邪恶懦弱愚蠢，启迪着小檀林的心灵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其父亲不幸意外伤亡后，他在北大荒当兵团战士的月薪仅三十二元，扣除十二元伙食费后，每月还寄母亲二十元或十五元，上帮家里赡养七八十岁的祖母，下扶养四个弟弟妹妹，自己从中留下点滴零钱买处理的练习本自修写作，难能而可贵。当然也显示着他的某种精神与追求。我常想，以他的聪慧、刻苦与认真，他至少可以早早成为一个卓越的医生，或成为一个育人有方的武术教练的，可他却锲而不舍地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他发表出的十数部长篇小说《燕子李三》、《故都侠女》、《神拳传奇》、《海盗莹鬼》、《圆明园春梦》、《圆明园秘闻》等，我都先读过手稿，给他提过尖锐不客气的意见。其中当然也包括他那部经过葛洛、孟伟哉同志终审过，而未能出书的，百万字写“文革”教育题材的《风华正茂——红卫兵之歌》。他的作品，常写的是一种真情，虽平淡而寓生活哲理的故事，甚至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但绝不是释解什么口号和时髦一时的形式化的东西。所以作品发表在二十年至十几年前，今天读起来仍有新鲜感。其行文立字当中，蕴含着他自己的特点，他的家传医文化与风格。特别是当一个作家把文学创作植根于医文化这个胚基上，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。而这种风格还不是局限在某一个狭窄的创作区域里，从北方写到南方，从现代写到唐代、清代，使读者在朴实、准确的字句中寻到了风趣等，不能不使人看出作者成名后的才能。我有时觉得读檀林的手稿更有味道，是不是我们过去在编辑其书时，常认为作者对医风韵、医风俗、医对症、医场景的气氛渲染游离主体故事呢？现在看来，减删了作品这部分文字，使那些故事蕴涵淡薄浅显了。特别是作者由此受到了指摘，常被列入“通俗”等论中。文章写得通俗易懂，那是一种才能。故弄玄虚，言之无物，甚至讲叙不清，也是一种才能，但

后者是不应提倡的。仅用通俗品评作品如何，也算是文坛的一个误区吧？此次出文集，作者尽可能的部分恢复了那些情节场景故事衬托，适合了今天读者的欣赏品味，应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中国文坛出现养生文学，养生风格，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。人言，二十一世纪将是养生世纪，或医文化日臻成熟的世纪。在本世纪末推出檀林的文集，很有意思。而且，也不该让他的风格在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中埋没。

特别是出版社邀我为其书作序时，我进一步了解檀林近十年深居简出，昼伏夜作，一边用孙家医技义诊悬壶捣弄歧黄，一边把孙纪乾老先生口传心授的孙氏医案家学，用纪实文学手法披露展示出来，颇感振奋。

本来抽象费解广涵的医学，用文学手法体现，故事性地描述一千多首古方，一百零八种内外功法的修炼与纠偏，数千种的草药，至少是文学书架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品种。把医学世家药王的家学变成广泛的普及学，不再一家独私，其意义怎么品评也不为过。这是时代的进步，观念的进步，也应是我国改革、开放、搞活之后，在国粹传统文化胎基上绽开的奇葩。

檀林，那个当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稿件的小青年，走到出文集的今天，四十七八岁已是壮年人了。再到写出《药王新篇——孙思邈佛道药功法秘笈》的一步，他无疑正在走向成熟。我相信，有此一步，其所有文学作品，包括他已发表的数十万字的医论，都会在新书架上相得益彰的。我愿当年的青年人不断有发展地走下去，更愿他的所有作品会使更多的读者喜欢。我均殷切地期待着。

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

（本文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的作家、编辑、编审，曾历任小说北组组长、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等，现已退休。）

目 录

前言.....	王鸿谟 (1)
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一章 野狼呜咽的山寨	(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六位不谙世事的北京知青，被赶驴的汉子带进了石头房子。面对两位油腻腻的大队主任，他们心里空落落的。

“嗷——！”远处似有人悲惨地哭嚎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第二章 批斗会上的人与鬼	(20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马因来了。她的一双秀眼里，闪出惶恐、屈辱的光。高冬生暗暗地可怜自己，更愤愤不平地可怜起马因：这种地方，是如此美貌的姑娘该来的地方吗？

第三章 生存还是毁灭？	(3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高冬生解下裤带，摸索着串进房梁，打好结，又拽住试了试，最后把头伸进了环套之中。

倏地，门外传来匆匆的脚步声……

第四章 搏命的姑娘	(45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马因挺身走到石筐前，平时那种躬腰曲背，畏畏缩缩的神态一扫而光，变得像只愤怒的狮子。那双秀目熠熠生辉，俊美的脸蛋儿红得像要渗出血来……那副装得冒尖的大石筐足有180斤哪！

第五章 进天堂还是下地狱？	(64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从周三馆的四棱眼里，向马因闪出一种异样的光，一种复杂的光。有泄恨，有期待，仿佛渴望马因立即跪下，向他乞求讨饶。马因紧咬嘴角，秀眼微红，冷冷瞪着他，僵持着，一动不动……

第六章 脱胎换骨 (81)

周红燕双腮抽缩，眼窝深陷，像个老太太似的，那水鲜灵气儿大部分蒸干走失，变得憔悴不堪。而且，她还要动员知青向贫下中农学习，也睡沙卧土……她决心忘记自己的美丽，忘记自己是女性。

第七章 患难真情 (93)

马因在寒风中默默地面向他，虽是无言，但那流光溢彩的眼睛分明在叙说着语言也会相形见绌的东西。高冬生心里不由得发热，蓦然发现：马因真美呀！两人四目相对，如痴如呆，竟一时忘了情……

第八章 灵鹿，灵鹿 (101)

那令人心醉的身影慢慢溶浸在崖岭的林莽之中了。高冬生惊喜若狂，禁不住自问：鹿为灵物，可它难道真懂我的琴声么？

他像发现了罕见的珍宝似的，一阵风跑下了山。

第九章 雪地枪声 (116)

陈昔怀长长地吁口气说：“具体细节我不清楚，就听说马因勾搭周三馆，全寨都传遍了……姑娘家水性杨花儿的，长得又漂亮，处境这么惨，她能不变吗？马因怎么就不会卖身？

第十章 情到深处 (143)

高冬生不是发育不健全的人，马因那滚烫的嘴唇已擦搓得他无处躲闪。她那醉人的倩体直贴得他阵阵燥热。倏地，他觉得自己周身的血管在急速地扩张，一种强烈的欲望在胸膛内疯狂地撞击起来……

第十一章 赤心沥胆..... (165)

“好!”关大山轻轻称赞,搬过高冬生的头,神态庄重地用流血的中指,在他脑门上轻轻划了三道。

第十二章 天理人心..... (176)

眼看就要撕下周三官的伪装了,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怒气冲冲:“白面狐狸马因要勾搭革命干部,你信不?”

第十三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..... (195)

马因疾步跑到池边,然后慢慢回过头去,望着后面奔跑的人群,凄惨地一笑,仿佛那一切已经与自己无关了。她身体颤抖一下,“刷”地向池中倒下去,水面上飞溅起一簇浪花……

第十四章 “坚壁清野”..... (208)

“县官大人”带领一群造反起家的可爱随从,被围困在卧兽岭上。他们饱尝了“坚壁清野”、“四面楚歌”的滋味儿。嫩白的女秘书“哇”地一声,竟扑伏在黑胖汉子背上放声大哭……

第十五章 酷斗中的温情..... (229)

高冬生看看马因,又看看关大山,不由收敛起笑容,心里涌出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滋味儿。是惆怅,还是烦恼;是吃醋,还是责怪,无法名状。但有一点自己是明白的,就是什么也不能说,什么感情也不能流露……

第十六章 狂飙..... (239)

男人在吼骂,女人在哭嚎。众人都在水里趑趄踉跄,摇摆不定。人的力量何等渺小!浩淼的涛声中,传来了关老槐低沉的嘶吼。这是一声无力回天的哀鸣,一声兵败山倒的绝叹。他发出了撤兵逃生

的信号，但已太迟，太迟！没有经验护梯田坝石的人，要为此付出代价了……

第十七章 新坟…………… (254)

高冬生不禁一阵惊骇，觉得头皮发麻，他几乎怀疑是在梦里，使劲咬了一下手臂，生疼……坟地里确实有个黑影在游荡，在徘徊，鬼鬼祟祟，摇摆不定……

第十八章 一溃千里…………… (266)

在这封长信中，她第一次袒露了一个貌似强悍的女人内心的脆弱和从未揭示的隐秘。这个曾经令人难以理解的女知青，原来也有无限柔情……

第十九章 星空作证…………… (287)

他们相拥、相抱、相缠了许久，许久。马因感觉她拥有的男人像大树一样挺拔，像玉石一般坚硬；又像草原地毯一样宽阔而温暖，有这些，她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星空。高冬生觉得他拥有的姑娘像鱼儿一样腻滑，像硕大的芍药花一般艳丽芬芳，又像那鹿仔儿一样丰若有肌柔若无骨。有了她，他就拥有了全宇宙赐予的满足和甜蜜。任什么样的伤害，都可以在此抚平；任什么样的苦痛，都可以在此痊愈……

尾声 家在天涯…………… (304)

……高冬生看明白后，由震惊、羞恼转到愤怒。他在国外的电影电视上，早就见过这类镜头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活剧会演到自己家里，自己的床上。他双拳握得咯咯直响，只是因太过气愤又太超出意外，还不能使他似暴怒的狮子瞬间挥拳冲上……

后记…………… (321)

第一章 野狼呜咽的山寨

六位不谙世事的北京知青，被赶驴的汉子带进了石头房子。面对两位油腻腻的大队主任，他们心里空落落的。

“嗷——！”远处似有人悲惨地哭嚎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名人总是那么善于总结人生：

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够精辟。然而，作为高冬生来讲，又有一说：别人的不幸不敢妄谈，自己的不幸，却由发现在穷山恶水古池潭里的野鱼开始的。此鱼，本无人顾盼之物，奇在绝不是为争食渔利而惹祸，也不是为惹民族风俗破图腾崇拜被视为异类，却牵扯上了当年很正统的“政治觉悟思想改造”问题。所受之苦和折磨竟也一言难尽，有笔难书。其触目惊心，竟然终生难忘。

此事自然是发生在荒唐年月。那天，是几个刚刚由左臂上解下“红卫兵”袖章、乍到插队地点的青年男女结伴去熟悉环境风景时，惹出来的奇祸。

“鱼，鱼！”眼尖嘴快的陈昔怀指着山凹里的池水惊叫。

正寻林看鸟儿的林峰、张弓好奇心重，三步并做两步跟上，顺他手指的方向寻觅。“啊！”他们也看见了，清澈的绿水中，鱼群漂漂浮浮，一晃一闪，密密麻麻，翻着诱人的银光：“咋会这么多？”他们看个目瞪口呆。

高冬生和俩女同学周红燕、马囡，正走在山崖边上，瞅他们神

态异常，也不由自主地跑过来，下意识地把目光投进水里。

微波清亮的水里，叠进人影，鱼群被惊，忽而散开，忽而又聚成群儿，争先恐后扑向投影，忙个不停。这些鱼们大概过得太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又安安全全了。看样子，它们根本不知道天敌临近，个个有性命之危，应该鱼翔浅底，深渊择居，反而像争食的鸡，讨宠的狗一般，向人影、池岸跳蹿欢扑。它们摇头摆尾片刻似粘粥般搅得不辨水纹，还将小鱼儿挤兑跳上岸边，可怜地在草地上翻跟斗，用性命凑趣儿……

面对梦幻般景象，陈昔怀高叫着拍巴掌：

“我的奶奶，中邪啦！是不是鱼儿也欢迎咱的到来呢？”

周红燕又笑又跳，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鼻尖儿上，冲人们瞪大眼睛喊：“这么多鱼，真像菜市场的鱼池子……”

马因睁圆了秀目，半张着红润的小嘴儿，如痴如呆地站着，若有所思。

陈昔怀兴奋地跺脚，转身对发愣的高冬生、林峰嚷着：“哎，有吃的吗？快捐献出来，喂喂鱼！谁有？快拿出来！”

没等林峰他们说话，周红燕头也不回，把肩上的书包一甩：“给，有一个面包。”

周红燕是这六名北京知青的负责人，个子不高，胖胖乎乎，黑红的圆圆脸蛋儿，两只微陷的眼睛总是频频眨动，漆黑的眸子里闪出的是精明的光，像随时都在思索着什么似的。她总是上一身绿军装，脚穿洁白的网球鞋。头上，那两条冲天撅起的“刷子”随着清脆的嗓音，一振一颤，显得格外“帅气”。就连那书包也绣着“忠”字，绣着海水红太阳，挺扎眼的。

陈昔怀翻出面包，大声笑着，把面包掰碎，挥手抛进了水池：“看你们谁有福气，吃北京面包啦，抢啊——！”

那些鱼儿们，立即围着面包渣儿疯抢起来，水里“扑扑棱棱”，水花儿四溅。“唏哩哗啦”一阵乱响，水窝一旋，从水底下冒出个杯口大的鱼嘴，“咕嘟”一口，把一整块面包吞了下去。旋即，得意地

潜入水底。争食的鱼群炸了窝，在水里碰撞、搓摩、打挺，急成一团儿。

六个北京知青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插队落户，这是第一次浏览山区风光。本来，个个还有倦容，这下子顿时精神起来。陈昔怀高举双臂欢呼：“呜啦！我们发现了野鱼！为关帝寨贫下中农立了新功……”他边喊边跳，脚下没留神，摔了个“屁股墩儿”，两脚滑进水里，“哗”地溅起一簇浪花儿。

周红燕“哧哧”地笑着弯腰拉他，自己没留神儿，绊个跟头，慌忙一拄地，“马蹄刹车”，一头把林峰撞进了水里，引得大家又是开怀大笑。

林峰站在水里，皱着细长的眉眼，“嘿嘿”地憨笑，被高冬生和马囡拽上岸。他“咕叽咕叽”地用力跺跺脚，竟从大鞋窝里甩出两条小白条鱼儿。大家又是一阵惊呼。

六名北京知青里，林峰最大，是六六届的“大高三”。其它几人，都属六六届初中学生，是同班同学。林峰长得脸膛黑红，颧骨高高，与他威武粗壮的体魄有点不相称。他们学校三年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人人争相露峥嵘，而他直到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时，才从地底钻出来似的，报名奔赴这山西省的关帝寨来。

周红燕笑红了胖胖的脸蛋儿，向四周看了一眼，冲张弓忽闪几下眼睛，一龇小白牙笑道：“哎，张弓，你不是喜欢画画吗？这关帝崖多美，叫你画个够，画上一辈子！”

张弓笑眯眯地摘下眼镜，习惯地擦拭，收回向远方眺望的眼神儿，青瘦的脸上显出兴奋的光彩：“这关帝崖，挺拔俊秀，是很美。我，在这儿干他一辈子，画他一辈子，拿棍子轰我，怕也打不走喽！”他说话慢慢悠悠，还颇有感情哩。

张弓是个书画迷。“文革”前，一直担任学校墙报的美术编辑。他那双微凸的眼球儿从镜片后看人直勾勾的，带着一股呆气。他身上一套蓝色中山服襟正领严，穿戴得就像他写的字一样，整齐规范。

林峰憨笑着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张弓，我

看这鱼真像野的。你瞧，这天池子四周荒无人迹，哪儿有人饲养啊？刚才，我在草棵里看见两摊狼屎，还有几粒比羊粪蛋儿大的圆屎球儿。这里不像常有人来的样子。陈昔怀的话，没错儿。准是一群野鱼。”

周红燕问他们：“林峰，你认识狼屎？”

“我老家在东北，常听爷爷爸爸说，狼屎是白的。那圆粪球儿，大概是麋鹿、野羊、狍子一类动物拉的屎。”

“嘿！没想到‘大高三’真有两下子！还认识野兽的粪便。”陈昔怀向他兴奋地一拍大腿，揪着衣襟呼搭着，转脸对张弓得意地“嘻嘻”一笑：“怎么样！书画迷，咱说是野鱼没错吧？哎，红燕儿，咱们快速吧，逮回去，好向大队周主任他们报喜！”他见周红燕皱着眉头没说话，又甩手冲她比划着说：“就算是关帝寨养的，咱们逮回寨子，如数交给大队，有什么不好？这鱼这么多，早该下网了。”

张弓瞥了陈昔怀一眼，没说话，嘴角儿却微微翘了起来，流露出一丝无需争辩的神态。他没等周红燕说话，转身独自向池后的一块石碑走去。

石碑上刻着八个大字：

关帝神池

蝗训当鉴

上面的几个字，大家都认识，但是什么意思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周红燕说：“甭管它，咱们不如侦察一番保险。”林峰、高冬生、马因、陈昔怀都同意。于是，他们五个人横着排成一排，沿池搜索起来。

只有张弓站在石碑前头，独自大发激情：他右手在空中挥舞着，摹仿着石碑上的字体，嘴里大声赞叹：“好字啊，好字！真是苍劲有力，浑厚圆润，必定出自于大手笔……哎，怎么没刻上朝代呢？啧啧，遗憾至极，遗憾至极……”他一摇三叹，好不动情。

大家回头看着张弓那副神态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周红燕冲他招招手，喊着：“张弓！小心别跌在水里淹着……”

张弓无动于衷，仿佛根本没听到喊声，仍在独自陶醉，“咕嘟”个没完。

周红燕围着池子转悠着发现，这泓清水，倚山傍谷，像那万仞悬崖渗滴出来的腔液，镜子般地镶在大山脐部；又似天外飞来的一段运河，溅落在这杳无人迹的荒山之间。

仰看池水背后，突起一峰，险峻挺拔，峦巒巍峨扑面，遮天蔽日，如似画家妙笔重重抹下而有神韵。峰后，连接着蜿蜒起伏灰黝黝的一片群山，无际无垠……

在峰前水后一块丈高的削平崖壁上，凹字隶书，赫然醒目刻着三个大字：关帝崖。

关帝崖像个谢顶的庞大头颅，光秃秃的山顶寸草不生，闪着褐色的寒光。从山顶往山腰一看，树木参天，荆棘遍地，藤萝山草竞相滋生，缘木攀枝。青山绿海，莽莽苍苍，葱然一片，似步入仙境一般。

他们几个人围着看了一回水池子四周的景致，一点儿也没寻找到人的踪迹，竟像这里从来没人问津的样子。陈昔怀等不及了，迅速扒光了膀子，呼啦喊叫：“眼福解不了嘴馋！抓回几条野鱼最实惠……”

他跑到高冬生、林峰眼前，站到两人中间，抡着上衣看着马囡，又转脸看着周红燕嚷嚷起来：“这鱼是野的，还用问吗？你们看，这四周不见一个人脚印儿，咱们还不抓，留给谁呀？”没等周红燕说话，他转身把鞋甩进草窠儿里，脱得浑身仅剩条白裤衩，头也没回，“扑哧”一声，跳进了池水，惹得大家又开怀大笑。

周红燕“哧哧”地笑着，盯着“扑哧扑哧”打着水花儿的陈昔怀，也慢慢解开了绿上衣的钮扣儿，露出火红的针织汗衫。

陈昔怀的白裤衩，胀上气儿像个气球儿。他游了一圈儿，见大伙儿还没下水，又大声招呼着：“哎！快下来呀，这鱼可是真多呀！……”

高冬生被引诱得也急不可耐，随着林峰转到周红燕、马囡身后，